捌

十七之十九

天祿閣外史

魏氏春秋

元經傳

天祿閣外史

黃憲 漢

嶧山

天文

彝爵

邊樵

岷山

田獵

增定別解卷十七

天祿閣外史

黃憲　東漢

嶧山

嶧山崩。魯王問徵君曰。天禍敝邑。嶧山崩焉。此何象也。徵君對曰。昔者秦始皇東遊鄒嶧。刻石頌功。意者天惡其侈乎。魯王曰。自秦以來。幾數百載。何及於寡人之身。嶧山始崩。寡人唯是請罪於天。皇以求附庸除顓史之垣而棲也。徵君對曰。昔者伯禽之爲魯公也。有民閩於葦。魯公不能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誡魯公曰。我先王之末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履涉艱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以受休命。作邑

西土猶共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恢祖宗之烈耿光被于民神
賁汝文考伯考之績也鎬人曰予輔之自汝封于魯邑予夙夜憂惧
汝亦無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部其封不遐
汝亦式之以毋貽叔父戚洛邑既營遂荒鎬豊予又受汝伯考之命
至於今不渡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其故舊人民汝其
念前言今莘土之人不靖舍其桑業弛其禮讓流言於國無乃故舊
不親大臣不以求備於一人以致是咎予日念玆若隕深淵汝惟克
勤毋怠以鎮綏莘土之人予言不再魯公因是以修其禮讓裕其桑
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遇薄刑而弛禁信民而文備行之三年而魯國

○化山不崩圻○水不濫溢○若此者以國之政、魯公出之、國之民、魯公治之、國之官、魯公用之、以魯公之賢○當周室之盛○而委國之責不辭○魯焉得而不治哉○若今之諸侯○有祿而無壤○有壤而無民○政有司出也○民有司治也○臣天皇之命也○三者王不得而權之○是諸侯寄於國也○非寄於諸侯者也○寄於國○則魯之安危○王無與焉○聞者嶧山之崩豈王之有戾政于國○而欲任其責與○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古者諸侯有罪○則削其壤地○以暴過於鄰國○民亦懟之○今王畏漢室之必削而求附庸之壤○苟與之以纇曳○亦漢室之自削耳○何足為賢王辱○無壤而求削○無民而惡辱○臣以為賢王之計過矣○漢室昏亂○山崩川竭之災○

無諸侯之國無之○豈惟一魯國之嶧山乎○王若請罪而求削○不可以示諸侯○王其國之○魯王曰、嗟乎、寡人小心、是以請耳、

葉紹泰曰、漢室昏亂○山崩川竭○何國無之○獨一鄒之嶧山哉○王欲請罪求削○亦計過矣○然以無壤無民之王○而小心畏禍○竊比於有司○此校度之所以並稱贊王也○

天文

黄憲

徐淵遊於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坡順風而交鴐徐淵異之歸而問諸徵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鵖乎鵖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睨此之謂氣化其鳥載於爾雅者也予不聞觚竹之荒有鳥曰鵖翼生於胲熒感見則孕是以禽而感於星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鷰鷰臨溪而喙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是感於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榣光感日之精千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於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不名之禽無稽之獸惡可窮哉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曰然則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

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曰日月附於天乎曰天
外也日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為涯故躔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大
虛為涯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不測躔度之流不察四時之成是無
日月也無躔度也無四時也同歸於虛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聖
人不能範圍之而作曆日月之內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故曆者
循其迹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左耶右耶曰清明不動之謂天動也
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非也規天而作曆猶非也驗
諸運焉云爾已矣曰何謂分野曰上古之輿壤地無紀不貢不賦穴
居而野處後聖為之經畫九州以鎮其民人奠其山川頒其貢賦地

於是乎有紀由此觀之聖人別九州而紀地所以配天之文也若分星而紀也夫星辰之茫昧亦未嘗屑屑然而爲之分是故象緯者天之文也九州者地之拖也天地異位而合化故聖人之烈照於天若分野之所謂則六經之未述者吾奚徵曰淵也聞魯王好天文譚星之士四方輻輳而進子何隱厥藝哉曰懈人紀而貪天文惑孰甚吾未之學不敢進也

葉經泰曰春秋時天官家獨推梓慎裨竈而其言往往有驗有不驗者只是分天道人事爲二論數不論理耳徵君以人紀參天文與史遷班固自異

辭爵

黃憲

徵君居大梁三月、國中絃歌而治、有司欲聞於天皇而爵之、徵君謂國人曰、予向也舉以孝廉、辭而不就、今遊茲國、豈漢求仕耶、茍有仕進、予惡不以孝廉就也、今朝廷之賢佐、有陳竇張李之屬、巖穴之潔士、有郭徐袁周之徒、皆予善也、吾欲進則必違其志、退則必樂其身而享其名、是進退無累於憲也、而又何眷眷乎、然所以踽躅而不就者、以朝廷之權寵盛而名幹衰、憲紀弛而刑辱濫、不數年而王室之難將日至矣、吾寧蹈海避世、而絜名於漢廷、以免龍逄比干之辱、不亦可乎、今憲也遊譚諸侯、諸侯折節而賓之、不可謂辱也、挹伊管之

志非押非闔非從非衡非堅非白非刑非名不可謂術也勸諸侯以奬王室不可謂譎也苟王室大壞而諸侯不扶羈名者爲河陽之名滅義者爲秦政之吞則予當結居於南山之坡被褐鼓琴以詠先王之遺風使諸侯鼓聾之聲無相聞也昔者周道末仲尼歷說諸侯而不遇伐木削迹其困甚矣今予智不及仲尼而無伐木削迹之困是以私自揣度而信吾志之必有亮也若軒冕之榮何足以警予哉國人曰自徽君之入國也農不怠耕女不怠織有司刑平而不貪徽君之風一何淋也今欲捐我而往必有憤志一國之衆將投命於徽君矣其若之何徽君曰予愚也何以重於魏哉國多溫民故俗易化上

多請奕故刑易平非憲之力也言未終國人為之作康歌是歲饑饉首山崩黃河無風而波徽君歎曰民作康歌奈山川何區區大梁其無以為漢室乎

葉紹泰曰絃歌稱治不可謂非賢者居國之效然康歌甫作而饑饉忽游山崩川溢天意如此人事尚可為哉叔度抱伊管之略而辭軒冕之榮早已知難之將至也易曰知幾其神叔度有焉

倪虹曰超然雅遠進退餘裕元禮林宗所不及何况周子居艾伯堅封武興等類乎

遇樵　　　　　　　　　　　　　黄　憲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於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南漢室之徵君也。弔古於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跡於渭橋。不徒遊觀以爲樂也。皆挾策懷玠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隣國。秦號爲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藩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爲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徵君曰。非南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憲也豈寗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爲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於秦。以釋厥志。吾爲子

肆言可乎徵君輾然而仰笑曰出於機入於機同游於機浩浩乎磅礴於機而忘於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於機乎人與機相忘乎夫機發於無極之源智者覺之愚者忘焉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知之而況於物乎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為忘於機而不知吾以子為忘於人乎徵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秦之狀也隱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於機子忘於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於機者化於機覺於機者忘於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為機而得其名子以斧斤為機而得其薪薪者得於斧斤而不得於子是亦忘於子也而子亦豈忘於機者負薪者曰

噫嗟乎吾與子之爭於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烏慙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為榻舉羌鶴食鬼草聊以娛乎懷也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其略以諫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於西隅而國之形勢實為天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亙而秀於南者則終南太乙焉嶐嶐乎陰於西極而東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咸陽則灃水之所遵也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茫茫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灃其欝焉豈惟涇水之望陵哉西北臨乎幽國而奕奕者其梁山也絪縕而蒼蔚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輦道紆曲而

相属者。秦之上林也。鬱然起於鄠之東南者。有紫閣峰焉。其周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亘乎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所出。嶢關之所鎮也。絶於西域而嫖姚之所開者。其玉門之關乎。環於漢陽而微茫者。其鳥鼠乎。限於北漠之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長城紫塞也。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聳下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積雪千里而瀑布之瀇瀁者。則太白馬荊山峙于河則大禹鑄鼎之墟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遊細柳之原。驪山之温泉。新豐之枌社。隴山之札坂。長安之章臺。又有博望、西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羅列者。皆鍾秀於雍州。其

遠而環帶者皆隱耀於關中也。子之將秦其知已乎。徵君謝曰。幸教

甫矣。今王室多事。而秦晏然。一日不能藉。雖藩籬四塞。吾恐胡人整

步而過藍關之險。平於九衢。太華之限。豁於戰場。則秦人安得而峙

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負薪者永嘯而去。徵君歎曰。國智隱士甫已

知秦王之不能好賢也。

葉紹泰曰。負薪之言。徒誇形勢。猶是秦人見識。豈知弔古渭橋。便

有多少興亡感慨。藍關之險。太華之限。整步而過者多矣。秦人

安得長恃乎。自漢以後。如司馬晉。西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屢

為胡人牧馬之場。其言益驗。

岷山

黃憲

徵君登岷山望汶江思禹之績而嘆曰浩乎汶江岷山鎮之茫茫禹功險於梁岐孔紹祖曰吾聞王國有難則諸侯告於山川今漢室難矣而諸侯不告何以徵福徵君曰夫諸侯修德則告於山川社稷之靈以肅其民人民人於是乎怵懼而不敢侮可以勤事而扞難其山川社稷之靈亦庇焉故旱溢之沴不侵崩竭之災不雹癉癘之戾不淫嘉穀豊而民人洽故君子入其國也觀風于山川而料民人之豊阜凋悴以回革其政觀氣於社稷而知土壤之墾欝貽期以節制其宜是以民無爭心俗無悖志王道成焉然後知先王之報勳德於社

稷之神也。故生則爵祿以榮之。車服以錫之。宴饗以親之。賞賚以勞之。死則褒之以嘉謚。祀之以五鼎。養之以世祿。紀之以文章。其耿光懿節昭乎上下。配乎山川。以主其陰職而降休咎於民也。是以駿顯之烈。與江漢同流。詩云。荷天之禎。德音振振。垂厥景福。君子神明此之謂也。

葉紹泰曰。文情雅贍。劉子睹河雒而嘆明德。旨亦似之。

田獵

黃憲

楚王問徵君以田曰。古之諸侯好田。何為也。徵君對曰。臣聞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禽荒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於春。宣陽氣也。苗於夏。扞嘉萌也。獮於秋。順休令也。狩於冬。導陰滯也。四時之田。獵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既田。則齋明盛服。告於宗廟。惴惴翼翼。若有臨鑒而不敢深縱其身。有獲麃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媚。有獲虎豹者。則命之曰。制爾。以猛。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使百官皆懼而奉職不懈。然後論其田功。虞人篝而多獲者。賞之。獲而失其髦者。罰之。私養而不獻於廷者。杖之。玩田而傷鞠

相格而厲弱者刑之又為之蒐以勞其考為之揖讓周旋之禮以平其志為之歌詠舞蹈之樂以和其氣於是乎知先王講武之有紀也至於春秋戰國之諸侯淫荒傾于酒色殺戮極於臣民以田之心行田之事布田之政畋游而無厭縱欲而不武蒐狩而失時出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焉取於田哉如是而為諸侯者國必亡夫先王以殺一不辜之心而田獵故仁貽而業顯後世之君以田獵之心而驅百姓故身戮而國亡此無他敬逸之塗異也今王欲田亦舉先王之心而已矣

葉紹泰曰稱述古義亦有典則叔度書亡久矣曰出於晉世藏於

田宏者○皆飾說也○僅存數首○欲以從似求真○使汪汪千頃波○時

存人胸臆○

增定別解卷十八

魏氏春秋

孫盛

魏明帝論

高貴鄉公帝王優劣議

魏明帝悼毛皇后論

田豐沮授論

何夔論

魏武帝誅公孫晃論

華歆論
魏氏封建論
阮籍傳畧
嵇康傳畧
毛玠崔琰尚節儉論
先主屬諸葛亮論
蜀後主出降論
孫策論
孫權論

逍遙論

增定別解卷十八

魏氏春秋

魏明帝論　　孫盛

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人君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葉紹泰曰、晉多名士。孫盛稱良史才。其作晉春秋。于桓溫枋頭之敗。不少回護。有董狐南史之風焉。史臣自馬班而下。殆難其人。

若孫盛人文爲絕千古下惟歐陽永叔宋景濂之堪伯仲至其文辭睥爽遐陳壽遠矣

高貴鄉公帝王優劣論　　孫盛

二月丙辰、帝晏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㓕。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畧、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雖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

紹續者咸勞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
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
其勞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
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
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
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為聖藺為人子則數危
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
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
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已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

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與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
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
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
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于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
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内有虞
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于民澆豷無親内外棄之以
此有國蓋有所因至于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
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較時則高祖難帝曰
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

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
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
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論古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
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畧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
行自非大雅兼材孰能與于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
同之論哉于是群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
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
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讚明少康之美使顯于千載之上宜
録以成篇永垂於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于所論未獲其直

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于是倚即鍾會退論次焉

葉紹泰同蔦貴鄉公所論帝王優劣亦詳且明矣而終以失守魏之不祀忽焉非繇自晦實司馬氏擁權日久欲不亡不得也

魏明帝悼毛皇后論　孫盛

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於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以其風。其此之謂乎。

葉紹泰曰：魏自文帝取甄氏為后，再醮之辱，開國已被之，毛之幽賤又奚足論。總之，淫毒之禍，天所以報瞞父子，良不爽也。

田豐沮授論　孫盛

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葉紹泰曰紹自并冀適為魏武驅除難耳豐授暗于擇主項羽之范增盧循之道漢千古同嘆

何夔論　　孫盛

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儁。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十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于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紲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于孥戮。柳下夷于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夫豈不辱君命故也。蓋知時制而甘其寵。挾樂要君。以避微恥。詩云。惟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為

也○宵之非也○

業紹泰曰魏武杖朴掾屬○至使何夔挾藥誓死○以避微辱○此魏所

以不獲忠義之報也○

魏武帝誅公孫晃論　　孫盛

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言○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于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綱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懼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

恭可歆祿于一朝焉孝可屈膝于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
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餌之以一功
雖覽一室而庶徵于四海法生鄙局蕞或半之暫焉自不得不有不
忍之刑以遂拏戮之罰亦猶潰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
育之言耳豈得濅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
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究其意而悉意之則長人子危親
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處柔不
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
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

之于獄○未爲失也○
葉紹泰曰、公孫淵謀逆○戮淵止耳○兄晃先自陳發○宜貸其死而武帝竟齋金屑飲晃○違高柔之諫○背委質之誠○亦太慘烈矣○裴松之云、趙括之母先請獲免○鍾會之兄密言全子○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

華歆論　孫盛

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挠心于邪儒之說。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奪于一豎。節墮于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于諸侯。州公實来魯人以為賤恥。方之于歆。咎孰大焉。

葉紹泰曰。歆為玉附翼。觀漢魏代之際。恨不食其肉。龍頭偽譽。詬厲千載。快哉孫氏之論也。

魏氏封建論　　孫盛

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譎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葉紹泰曰。魏文疎遠宗室。易世而下。寖以陵替。然後三馬窺柄。國祚遂移。覽六代興亡之跡。于曹冏不能無三嘆云。

阮籍傳畧

孫盛

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簡。而毀幾至滅性。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嘆賞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嘆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

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乃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西周。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

案紹泰曰、竪子成名。當爲刺司馬而發。若漢祖豈得以此目之。嗣宗高邁韜秘。所以不罹于禍。

嵇康傳畧　孫盛

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于竹林、號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嵇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云、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

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嘆曰、雅音于是絶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于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

葉紹泰曰、魏有正平、晉有叔夜、越世同調、雖性自簡傲、良繇憤時

疾俗所致○

毛玠崔琰尚節儉論　　　孫盛

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刺退免采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葉紹泰曰魏尚節儉士大夫至汙服藏輿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激詭之行必容隱偽此和洽所以抗疏也曹瞞奸渠亦舉孝廉奈何不以制俗哉

先主屬諸葛亮論　孫盛

夫杖道挾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簡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葉紹泰曰。先主君臣相得。情逾骨肉。屬之自取。亦出至誠。但不可

為萬世法程。耳或謂先主以此語制孔明。小人之腹。未許測聖主度量也。

蜀後主出降論　　孫盛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徼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耶。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

勢代起徐因思舊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研石之至恨哉蒼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渡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主戕或身縣虜庭終能建功立事康渡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拜基之能攜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illegible]業肇基曰後主闇弱殆類劉璋其出降亦自與璋同局豈非璋無可戮之罪而先主取之於不義乎君子觀此雖不三分可也

孫策論　　孫盛

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自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頸況天倫之篤愛豪傑之英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情本之至寶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

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淩肆之責後嗣罔倩忌之嫌群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枝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僭至於捨棄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爲之於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葉紹泰曰伯符遺訓自以保世善後之策委托仲謀舍于立弟卓然絕識比藝祖之授太宗異得長君卒成家釁優劣較然矣

孫權論　　孫盛

覩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淩統之孤。卑曲若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彊荊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陵璪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葉紹泰曰。仲謀才識。自不慮伯符。然其輕戳崇守。固時勢宜爾。使伯符而在。亦必不以力爭也。其傳祚享曆。不亦宜乎。

通達論　孫盛

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亹亹成於蓍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弃。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

葉絡泰曰。孫子識力卓絕。史家不特於興亡善惡之跡。論斷嚴正。

即機詳方術○亦自洞破幽昧如此○

[illegible]史別解卷十九

元經

薛收 隋

晉惠帝即位

匈奴攻北地

河間王顒殺齊王冏

晉元帝即位

帝下詔徵戴逵龔玄之

宋武帝受晉禪弑恭帝

[illegible]堂別解卷十九

元經傳

晉惠帝即位　　　　薛收 隋

晉太熙元年。春帝正月。夏四月。立太后楊氏。賈氏為皇后。五月。辛卯。

塟武皇帝。丙子。太傅駿輔政。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為皇太子。以

何劭王戎楊濟為師傅。冬十月。石鑒為太尉。隴西王泰為司空。屯兵

四出。

傳曰。經者正也。常也。天以南北為正。聖人以典禮為常。皆謂之經。經者

天人相與為法也。晉者。司馬氏始封之國也。帝自晉王受魏禪。故國

號晉太熙年號也帝謂惠帝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擧名宗實
此不可去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必自作之乎故書年號帝稱名
沿漢舊制也元皇帝司馬氏太康十一年四月崩是月惠帝立經書
帝而不書即位微旨也曷謂微旨曰春秋之法隱莊閔僖皆有故不
書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成禮或出而闕書
或踰年而追書晉惠不書即位與魯諸侯異焉曷異爾曰春秋者因
諸侯之史作焉故公即位皆稟命於王有所不書則禮有所不至也因
元經因天子之史作焉帝即位皆受命於天有所不書則天有所不
與乎哉仲淹亦不與其即位也不與奈何曰惠帝君不君政出多門

天下繇茲大亂雖嗣位猶無位乎故不書即位元經之微旨也楊氏
者何曰武帝元楊后之妹謂之悼楊后無子元楊后生惠帝早亡惠
帝即位尊悼后為皇太后書曰立太后楊氏禮也賈氏充女初武帝
將娶衛瓘女而楊氏欲娶賈氏女遂以為太子妃武帝憂太子不慧
試以疑事使決之賈氏令給事張泓具草使太子寫答武帝悅至是
竊繇賈氏天下亂矣書曰賈氏為皇后猶言賈氏自為之也武皇帝
四月崩五月葬謚速也周制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天下會葬
有不至則禮不備凡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不葬謂之緩春
秋皆譏之太傅駿孰謂曰楊駿也胡不書姓曰貶也曷貶爾曰駿為

太傅●受先帝遺詔輔政●百官總己○不能效伊霍之忠○稔成賈后之惡○晉室禍階○實自駿始○故去姓以罰其罪○惡之深也○書太傅●責官重也○廣陵王遹●惠帝子也●立為皇子●正也●何劭為太子師●王戎為太子傅●楊濟為太子保●同書之●謹其職也○石鑒為太尉●隴西王司馬泰為司空●書三公○得其人也○鑒字林伯●太康末●拜司空●武帝晏駕●楊駿疑汝南王亮●白太后●詔鑒率固陵兵討之●鑒獨不然●遣人視亮●別道歸許昌●駿疑乃止●時論稱鑒不以權臣誣害宗室○正也○司馬泰●字子舒●還太尉●錄尚書事●泰為宰輔●服膳如布衣○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為王公○事親恭謹○居喪哀戚○為宗室儀表○當時以節制見稱○餘王

莫能比。同書者。王公得賢也。屯兵四出何。曰楊駿輔政。慮他變。乃遣
石崇胡奕趙俊趙歡將屯兵四出以示威也。不書遣。不繇帝也。戎兵
國之大事。書兵而不書人。不稱詔遣者。政繇臣下出也。

葉紹泰曰。元経托始於晉惠。文中子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也。
書非漫作。而以擬春秋則僭矣。伯褒又從而傳之。自比左氏公
穀。文率卑弱不足録。録其事之大者。晉代興亡於是乎具。焉得
失之林云。

匈奴攻北地　　薛收

元康六年春下邳王晃薨三月彭城有流血三百餘步夏四月大風五月匈奴攻北地殺太守秋七月氐賊僭稱帝冬十一月命周處討氐賊關中饑大疫

傳曰下邳王晃宣帝弟孚之子也孝友貞廉有宗室之望惠帝即位晃領護軍屯東掖又誅楊駿有功作司空薨於位既而張華代之不書張華華備位而已不繼賢王故不書代彭城呂縣流血三百餘步春志謂視之不明火不炎上則有赤青赤祥又彭城下邳獻王所治之國也入為司空既而遽殞彭城失望之象也四月大風言天下皆

然也故不書地先志謂巽為風為木其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今
四月大風常多且暴陽失其治也匈奴殺太守者何曰郝散之弟度
元攻北地太守張損戰死之匈奴不名衆也太守不名氏微也曷謂
微則不書曰郡守失其才為匈奴所殺故微之氐賊者孰謂曰秦雍
氐羌齊萬年也先是雍州刺史解意為匈奴度元所破於是氐羌師
齊萬年叛僭稱帝圍涇陽萬年不書名言賊不足名也曷謂不書圍
涇陽曰罪莫大於僭號也貶大惡餘惡無所書可也周處者為建威
將軍詔討齊萬年稟梁王肜節制書人不書官者何曰元經之法人
名重官任輕則書人以明人賢任卑也書官不書人者不賢也有書

人則周舊史常制無所輕重矣元經權衡義例差别臨文示意在乎
官不必備惟得賢而已或人稱職官稱任則官與人皆書之或官濫
於庸人賢失於所任則書人不書官不書人不書官意有重有輕以
譏失道焉耳周處賢將也受制於梁王肜進止不得專智勇不得用
故君子重其人不書官言官輕也關中饑疫責凶荒不卹也梁王肜
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鎮關中民饑不能貸民疫不能卹肜
之罪也故書關中饑疫以責都督之罪繇肜也
葉紹泰曰匈奴氐羗同時俱叛五夷之禍兆矣而梁王肜夏侯駿
不嫺將畧違陳準之策陷周處於陣使王師挫衂帝固不明而

張華當國○抑何不善任也○前者台星折○卜宰相之失人矣○

河閒王顒殺齊王冏　　　　薛收

太安元年春帝正月庚子譙王隨薨三月癸卯皇太孫尚疾薨夏四月彗星晝見五月梁王彤薨劉寔為太傅立清河王覃為太子秋七月冬十二月河閒王顒及諸王殺齊王冏改元太安長沙王乂為太尉

傳曰譙王隨者宣帝弟之孫也父遜封於譙謚曰剛王襲封譙書薨常制也太孫尚薨呂謂書疾曰尚幼夭而亡故書疾以明非殺害也晉室陵夷宗室屠戮自愍懷之禍及其子臧皆非天年獨尚雖非殺害天以疾薨實傷之也彗星晝見占云主兵劉向五紀曰春秋有彗

孛於東北傳言記異也甘氏謂彗孛所當國受其殃蓋諸王相禍之應也梁王肜為侍郎中太宰領司徒書王爵不書官何也曰貶也曷謂貶曰倫之簒位以肜為阿衡不能討賊迎復其君故君子不與其為太宰也書王爵猶言沒於藩邸耳劉實者何曰字子真以孝廉計吏累遷至太傅實終身儉素晉之名臣也書太傅以人稱官也太子覃者武帝子清河王遐之子遐生四子覃為長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無繼必建儲副以固洪基昔漢成無繼嗣孫定陶孝和之緒安以紹興此先王令典也清河王覃先帝衆孫之中今為嫡長宜奉宗廟之重以寧四海羣公卿士咸同大願乃立為皇太子書正也諸

王殺齊王冏何謂曰冏獻王攸之子討趙王倫有大功率兵入洛頃
軍豫章置甲士数十萬置掾屬四十人大築第舘廷舞八佾惟寵親
暱海内失望察屬孫惠者諫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明公皆已居之
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而躬擐甲冑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
勝之策○二難也○捨殿堂之尊同將士之勞三難也○任神武之略無疑
慮之懼四難也○外幽居復皇祚五難也○然而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
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此四不可也○自永熙以来十
有餘載公族值篡奪之禍骨肉罹梟夷之刑○羣公被囚檻之困妃主
有離絶之哀今明公建不世之大功○宜傚桓文之烈追臧札之風高

挾營丘之藩○則善矣○冏不納●有軍較李含之者●奔於河間王顒●游說顒圖冏●顒乃上表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也○冏擁强兵○恐為不軌○檄諸王共討冏●冏殺之●幽其子三王於金墉城●書顒名而不書諸王名者○說王族自相滅○舉顒為首也○諸王不名○王衆多也○猶春秋稱人者衆之義○

葉紹泰曰●齊王矜功寵樂○朝臣多隱去○有王豹者●致牋於王○使遣諸侯歸國○法周召分南北○與成都共輔帝室○冏以其離間誅之○盛滿而愎○宜其及也○

晉元帝即位　　薛收

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帝正月。帝即位。三月。立皇太子。夏四月。戊寅。禁招魂葬。五月。王敦段匹磾殺劉琨。六月。帝親雩。戊戌。立皇子晞為武陵王。初置諫鼓謗木。七月。戊申。詔州牧舉善察惡。十一月。新野王衡薨。庚申。詔公卿上封事。親作聽訟觀。己卯。琅邪王渙薨。追立昱。癸巳。詔旌吳賢。

傳曰。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二子。幼有令聞○不顯灼然之迹○蕩陰之敗也○帝懼禍。將出奔。而月明無繇去。有頃。雲霧晦暝。因潛得去。成都王穎。先令諸關無出貴人。帝至河陽。為津吏所止。

從者宋典鞭帝馬曰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聽過至洛陽迎太妃
歸琅邪永嘉初用王導計○求鎮建鄴○西都不守帝於三月即帝位○經
書○正○月○即○帝○位○者西祚已盡東○晉首新○故必於大○興元年正月即位
○春秋所謂正始也○且明中興○始焉招魂葬○非古禮也○漢魏之術○皆妄
也○葬之爲言藏也仁人於其○親掩藏歸○穴不○豐不○儉必約於禮焉延
陵季子曰魂無不之此言葬形非葬魂矣禁之禮也劉琨既奔歸段
匹磾弟末波納石勒厚賂潜欲段匹磾以琨爲內應事覺爲匹磾所
因王敦密○勸匹磾害琨縊殺之書曰王敦○段匹磾殺○劉琨言二○兇同
惡○殺賢人也帝親雩旱也春秋凡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

藝而烝○襄五年秋大雩二十八年八月大雩皆傳云旱也○今帝親雩善得禮也○皇子晞第四子封武陵王立也初置諫鼓謗木者書賢君能復古道○有意於治矣○詔州牧舉善察惡戊申詔云州牧刺史相簡察不得阿私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當受闇塞之責○此明東晉之治○先乎旌別矣○新野王弼者汝南王之子書薨得禮也十一月詔曰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天災譴戒○彰朕不德○公卿各上封事具陳得失○朕將親覽焉○聽訟觀者外朝別館也○帝始精國政○慮民訟壅隔○特作此觀○古之道也○琅邪王渙帝子也既歿祚以予哀奉琅邪恭王祀哀早世更以王子渙為琅邪王王薨復立

皇子昱為琅邪王經言琅邪中興之國○祀不可絶○故書曰濵立昱重
繼也○癸巳詔曰漢高經大梁○祭無忌之賢○齊師入魯○脩柳下惠之墓○
其有高德名賢○或未旌録者○具條列以聞○書元帝渇古義也○舜紹尭○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歸心焉○周武克商○封比干之墓○式商容
之閭斯皆聖王初興必頼賢獻共格於治元帝渡江首下此詔宜也○
蘖紹泰曰西晉既亡○則大統在元帝矣○時温嶠勸進○傳檄華夏○共
奉江東○嶠為有功焉○而不獲書○何也○帝課農功○立太學戴邈之
曰○王業初肇○萬物權輿○篤道崇儒以勵風化○中興之績○駸駸起
矣○

帝下詔徵戴逵龔玄之　薛收

太元十二年。帝正月。翟遼遣其子釗寇陳潁。夏四月。盜執高平太守徐含遠。六月。束帛聘戴逵。龔玄之。秋八月。立皇子德宗為太子。冬十一月。王遐之討翟遼。敗之。

傳曰。翟遼者。丁零翟斌之後也。父真與符丕內外相應。為鮮于乞所殺。遼奔黎陽。遣子釗南寇。至陳潁。朱序擊走之。高平翟暢者。執其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書盜徵之也。戴逵。字安道。譙人也。博學好談論。能鼓琴。攻書畫。少時以雞外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自鐫之。武陵王晞召逵鼓琴。逵不從。曰不為王門伶人也。後居會稽剡縣。嘗著論

曰儒家尚譽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以容貌相欺至於本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則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苟乖其本聖賢所無奈何其高論大率如此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人也好學安於陋巷帝下詔曰揩王御世必捜揚幽隱故空谷流縶維之詠丘園依束帛之觀譙武戴襲並高其操學弘儒業並以散騎常侍備禮發遣不就君子謂江左固多高雅之士雖世勤干戈國步艱蹙而道風常在王遜之松滋太守也討翟遼於洛口敗之

葉紹泰曰晉政之衰皆繇公卿以清談廢事戴安道欲去名篤實

渥中時弊使與襲子同辟必有可觀惜其不應命也

樂毅泰曰晉政之衰皆繇公卿以請讞廢事數歲道衢去名萬實

漢中時學使與龔子同辟必有可觀惟其不應命也

宋武帝受晉禪弑恭帝　　　　　　許　收

永初二年春帝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二月乙丑策舉秀才孝廉夏四月禁淫祀房廟秋九月晉恭帝爲宋所滅冬十一月葬晉恭帝

傳曰郊祀就南本陽位也祀周祭天名也祀天以遠祖配自三代以来尊此禮惟周公因攝政率天下諸侯朝於明堂繇是尊文王祭於明堂以配上帝魯用天子禮樂因周公以尊祖也故纂之郊卜郊卜牲過則書以示訓也今宋之單晉相沿漢魏舊典凡郊祀告天肆赦所以易民耳目爾其於尊祖因心則與古制異焉策試州郡所舉秀才孝廉於延賢塋行漢故事也禁淫祀房廟者何自秦漢而下方士

方壽廣於延覽勞行漢故事也禁淫祀虎廟者飭有秦漢古下方士
所○以○易○民○耳○目○爾○其○於○真○祖○因○心○則○與○古○制○無●淫祭諸州縣○所祭者
惟○過○則○書○以○示○訓○也○今○宋○之○事○晉○相○沿○漢○魏○舊○典○凡祭祀古
明○堂以配上帝魯用天子禮樂○因周公以尊祖也○故魯之祭卜
來○尊此禮推周公因攝政率天下諸侯朝於明堂○綠奧尊文王祭於
情○曰郊祀○誠南本陽位也○祀周祭天名也祀天○以遠祖配自三代以
四●月禁淫祀○虎廟●秋九月○晉兼帝為宋所滅冬十一月●葬晉恭帝
永●初二年●春帝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二月●乙丑●秉樂六十卉●夏
宋武帝受晉禪殺恭帝 韓 狀

業緒泰曰宋武取天下於桓玄之手道延晉祚二十年而受禪雖
也謂之也○葛晉恭帝如魏明帝漢山陽公故事進也○
固焉人○之殺不書於弒何也曰義熙十四年與裕殺君已重故其弒
元凶實悖之耳讀書之亦必深文所以明宋為君主簡書入道也弒
權之性宗恭降為王法為弒主故書為宋所害以家前以為弒
矣故文帝晉安帝時帝恭入道也故書弒所以明臣之逆也在誅
宋○發兵入殺之書為宋所害與宋史與晉史異辭也○元經因晉宋二
謂之弟廟宋初如其樂故諱禁止之禮也○晉恭帝既禪位封零陵王
妹祥○若鬼者祭矣宋統福謂之深紀正篇之初設以為望與繼而繼○

妖術非鬼而祭妄求私福謂之淫祀正寢之旁設以房室無稽而祭
謂之房廟宋初知其弊故詔禁止之禮也晉恭帝既禪位封零陵王
宋使兵人殺之書為宋所害此宋史與晉史異辭也元經因晉宋二
史成文在晉安帝時劉裕人臣也故書弒所以貶亂臣之逆也在宋
祖之世晉恭降為王宋為君主故書為宋所害以哀前代非義而死
元經實傷之耳雖傷之亦必變文所以明宋為君主猶害人臣也滅
司馬氏之族不書於經何也曰義熙十四年貶裕弒君已重故其滅
尤酷之也塈晉恭帝如魏明帝塈漢山陽公故事權也

葉紹泰曰宋武取天下於桓玄之手滇延晉祚二十年而受禪雖

恭帝以為甘心也○獨其既禪而復弑之○此何心乎○藝祖陳橋首

事○戒以勿驚太后及入○還之西宮○廢周主為鄭王而不害也○斯

以克永世矣○劉宋不六十年而亡○觀初政○蓋可逆睹哉○